

政改未出爐 怎知假民主?

倘若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能講清楚2012年以後如何達至2017及2020的普選，讓香港人有一個民主普選的清晰路線圖，這也未嘗不是一舉解決困擾香港20多年民主化問題的好方法。

馮煒光

中產動力主席



作為泛民一分子，筆者絕不介意辭去區議員的位置。倘若我有份的辭職能對推進香港民主有進步，我絕不會戀棧。

然而放眼我身旁的中產朋友，他們絕大部分都有參與03的七一大遊行。他們對捍衛香港的自由，立場鮮明。但他們對泛民最近積極討論的五區總辭以至全體23位泛民立法會議員總辭其實不甚了了。

中產疑惑 5年普選等不了?

這批中產者都不明白為甚麼在這個時刻一定要用辭職來爭取民主？他們不明白為甚麼政改方案還沒有出來便一口咬定中央（及特區）政府提供的政改方案只會是假民主？他們也不明白按人大常委會議決在2017年才進行特首普選和泛民堅持的2012年雙普選，中間只差了5年，是不是一定要只爭朝夕！

我也期盼民主能早日到來，但倘若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能講清楚2012年以後如何達至2017及2020的普選，讓香港人有一個民主普選的清晰路線圖，這也未嘗不是一舉解決困擾香港二十多年民主化問題的好方法。至少對香港中產者來說，這個方法會減低香港



爭取普選是不少人的心聲，市民在七一上街，表達對民主的訴求。（資料圖片）

和中央政府直接衝突的危機。

說到底，香港真的要與中央對決時，中產者心中明白香港所擁有的籌碼實在太少。當然倘若香港能出現03年七一那般的接近100萬市民上街去爭取民主，形勢可能截然不同了。可是以現時的政經氛圍，香港有發動逾數十萬人上街的土壤嗎？

借衝突增曝光 無助民主

或許有人會說，從政者應該帶領群眾，激盪風潮，而不是跟在群眾後面，隨波逐流。問題是何時該振臂一呼，帶領群眾？何時該洞悉群眾心態，保存實力，着眼未來的最後勝利，這便考驗泛民一眾領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

掌握民眾脈搏從來不容易，尤其是當傳媒也是持份者的時候，泛民議員很容易因為受到傳媒連篇累牘的報道而影響了他們對民情的判斷。

對傳媒來說，像現時的一潭死水是十分沉悶的，最好是有辭職甚至以更激烈行動來激起波瀾，因為這樣的報道才精采。此所以香港政治人物溫文爾雅地去討論政事，傳媒不甚理睬。但只要有肢體衝突，傳媒一定予以報道，並且表現雀躍。

筆者年少時從電視新聞目睹南越的僧人因為不滿南越政府的腐敗而以自焚來明志。因此筆者忽發奇想，倘若有泛民立法會議員願意自焚，或仿效當年北京學生一樣無限期絕食來爭取民主。

傳媒一定大為雀躍，該議員也一定名垂青史。或許會被傳媒譽為「香港民主第一滴血」、「香港民主志士」，其風頭甚至會蓋過李柱銘或余若薇。但這對爭取民主真的有好處嗎？筆者身為公關界一員，看慣了部分傳媒只求新聞卻不管事情成敗的手法。對傳媒來說，只要一天有衝突，一天便有新聞。至於事情會否因此而給弄砸了，那是當事人的事了。

前幾年台灣的立法委員為了吸引傳媒注意以便傳達他們的信息，於是採取肢體衝突的方式，但這除了令台灣立法會受國際側目之外，對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真的有好處嗎？

「Life will go on」總辭難奏效

作為一個爭取民主的策略，筆者從來不否定總辭方案。筆者亦相信由於全體23位泛民議員總辭有一定的國際影響，中央政府總要在辭職真的發生前作一定的回應以平息風波及撇清責任。但倘若泛民真的堅持辭職，天也不會塌下來的。

回想1994年12月，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劉千石因為不滿時任政務司的陳方安生代表港英政府撤回「僱傭條例」草案，為反對政府輸打贏要，劉氏憤而辭職，當時的港督彭定康在挽留失敗後也只是以「Life will go on!」來回應。來自有悠久民主傳統的彭定康可以不管一個立法局議員的辭職，素有威權政府之稱的中央政府又會如何回應全體泛民議員的真總辭呢？